

國學小叢書

荀子哲學綱要

劉子靜著



著者 劉子靜
主編者 

國學
叢書

荀子哲學綱要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自序

這本小書，是積年的舊稿湊加起來的。初稿成於中華民國二十年，季春之日。因為過去的數年忙於教課的材料，抽不出工夫來整理。就是空閒的時間，也不高興握筆，倒喜和朋友們談天；所以這些舊稿放在書櫃裏已有五年之久。直到去年的秋天，因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——其實馮先生這部書上的材料，是我在課堂上親聽過的，並不怎麼生陌——激起了我的興奮，才把擱置數年的舊稿再取出來，重行改編，重加整理。整理之後，不敢自信，送給徐寶謙博士審閱；徐師認為『有補於研究荀子的人』，並指出了幾處應加修改的字句。這半年以來，因為生活的緣故，繁忙得無有餘晷，找不出工夫來抄寫，又攔了幾個月。幸有同住的何君，同工的谷君願意代抄，才把它正式抄寫出來。今趁付印之便，特向二君誌謝。

二六四，四，於瀕濱。

目錄

序言

一	荀子傳略·····	一
二	荀子個性及其思想之發展·····	五
三	荀子的宇宙論·····	一〇
四	荀子對人的觀念·····	一九
五	荀子之論學·····	三六
六	荀子之論禮·····	四七
七	荀子之論樂·····	五七
八	荀子的名學·····	六三
九	荀子的辯學·····	八二

荀子哲學綱要

二

十 荀子的政治思想……………八六

十一 荀子的社會國家之起源……………一〇四

參考書目……………一五

荀子哲學綱要

一 荀子傳略

荀子一生大事與年代，最難確定。顏師古、謝墀和王先謙曾經考證過。然皆無選擇無系統，未能視爲定論。今人陳登元先生將荀子一生大事與年代，羅列得比較有統系。茲將其考證的結果節述於下：

荀子姓荀名況，趙人，約於二十歲時遊燕。（公元前三一四年）少孟子四十歲。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，於襄王時，又爲祭酒之官。公元前二六六年入秦，秦以儒無益於人之國，故而不採用，遂去秦而之趙，見及信陵君。終以不見用於趙，不得已而過齊，未幾爲人所譏，乃至楚。春申君以之爲蘭陵令。其時卿年八十一二矣。其後李斯、韓非事之。卿因李園之變而罷其官。世不能用荀卿，荀卿殆亦不復求用也。蓋其年可百許歲矣。（見陳編荀子哲學一至三十二面）

這裏有幾點令我們懷疑：

(一) 胡適之先生以天論、解蔽、正名、性惡四篇，是荀子的精華，其餘二十餘篇乃係後人雜湊成的，確有相當的見地。我相信胡適之先生所指定的四篇是荀氏的徒子徒孫所公有而公認的。其餘各篇，諒係荀氏散佈齊、趙、燕、秦、楚的生徒，各有各的附會與傳說，各有各的發揮與記載；湊聚此種記載而成者。劉向於其孫卿書序中謂荀卿與孫臏議兵更附會得不成樣子。後人不察遂以為荀卿真的到過某地，真的見過某人，真的與某人言談或問答過；未免過於信古而不疑也。

荀子強國篇稱荀子為荀卿子；堯問篇稱荀子為孫卿；儒效篇稱荀子為孫卿子……各篇稱謂如此不同，顯見得不是一人的手筆。謝墉以為：

『荀音同孫，語遂移易，如荊軻在衛，衛人謂之慶卿，之燕，燕人謂之荊卿。』顯係趙、燕、楚、秦各地方言有別，傳說之不同，因而形聲之字各異也。我以為直接固足以證明荀子各篇稱謂不同之由來；間接亦可以證明荀子其餘二十餘篇，乃散處齊、趙、燕、楚、秦的後學門人所附會湊雜而成者。

在講學或說理方面荀子的天論、解蔽、正名、性惡四篇確已樹立了荀子學派全部的基礎。其餘

二十餘篇僅僅站在發揮申引的地步。所以胡先生以爲這二十餘篇即使不是他的，也無關緊要。在思想方面，固然可以這麼辦；但是整理荀子傳略的人把這二十餘篇信以爲真，作爲遊燕、趙、秦的根據，恐怕誤事不少。

(二) 荀子生卒年月，據陳先生的計算，足足活了百多歲，無論怎樣內扣外扣，也有百零幾歲。他怕人家懷疑荀子享了這高的壽齡，便引了：

左傳疏上壽一百二十歲，中壽八十歲。

莊子盜跖篇人上壽百歲，中壽八十，下壽六十。

左傳塞叔哭師的一段：『公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。』等等的話來證實。

百歲的人，我們不能說沒有；到底是千不一得，是事之罕見罕聞者也。若是根據的史實不確，而又斷言他活了這高的年齡，此我始終不能無疑者也。

假使真能把那二十餘篇的疑案，考出一個真偽，把荀子遊齊、遊燕、遊秦、遊楚的年代，弄個水落石出，自是十二分的贊成。如其不能，不若像馮友蘭先生一樣，老老實實的把史記、孟子、荀卿列傳節

錄出來，讓讀者自己去斟酌較為妥當。

荀子名況字卿，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曰：

『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……田駢之屬皆已死，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爲老師，齊尙修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爲祭酒焉。荀卿乃適楚，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。春申君死，而荀卿廢因家蘭陵。李斯爲弟子，已而相秦。荀卿嫉濁世之政，亡國亂君相屬，不遂大道，而營巫祝信祿祥。鄙儒小拘，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。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，序列數萬言而卒，因葬蘭陵。』

二 荀子個性及其思想之發展

荀子的個性倔強自負，而又富於批評精神。古人除了堯、舜、禹、湯……時人除了孔子、子弓而外，其餘如孟子、墨子、它翬、魏牟、陳仲、史籀、宋鉞、慎到、田駢、墨施、鄧析……一般的人們，他都瞧不起。沒有那個不受他嚴厲的批評：

『飾邪說，文姦言，以澆亂天下，喬字鬼瑣，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，有人矣。』

（非十二子）

『縱性情，安姿睢，禽獸行，不足以合文通治；然而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衆，是它翬、魏牟也。忍性情，綦谿利跂，苟以分異人爲高，不足合大衆，明大分；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衆，是陳仲、史籀也。不知一天下，建國家之權稱，上功用，大儉約，而僂差等，曾不足以容辨異，縣君臣；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衆，是墨翟、宋鉞也。上法而無法，下儕而好作，上則取聽於上，下則取從於俗，終日言成文典，反紃察之則，偶然無所歸宿，不

可以經國定分，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衆，是慎到、田駢也。不法先王，不是禮義，而好治怪說，玩琦辭，甚察而不惠，辯而無用，多事而寡功，不可以爲治綱紀，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衆，是惠施、鄒析也。略法先王，而不知其統，猶然而劇志大，聞見雜博，案往舊造說，謂之五行，其僻遠而無類，幽隱而無說，閉約而無解。案飾其辭，而祇敬之，曰：「此真先君子之言也。」子思唱之，孟軻和之，世俗之溝沓儒，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。遂受而傳之，以爲仲尼、子弓爲茲厚於後世；是則子思、孟軻之罪也。」（非十二子）

不但批評，並以墨子、宋子、慎子、申子、莊子、惠子諸人各有所蔽，知一隅不知其全：

「墨子蔽於用，而不知文。宋子蔽於欲，而不知得。慎子蔽於法，而不知賢。申子蔽於執，而不知知。惠子蔽於辭，而不知實。莊子蔽於天，而不知人。……此數具者，皆道之一隅也。……」（解蔽）

僅僅承認孔子一人仁且智而不蔽：

「孔子仁且智而不蔽，故學雜術足以爲先王也。……故德與周公齊名，與三王並，此不蔽之

福也。』（解蔽）

雖然荀子的觀察敏銳，批評正確，終覺得他是站在治國教民，化俗平易的觀點所說的話，是亦不免有所蔽矣。其所以他嘵嘵不休的批評，並不是因為他們學之不博，思之不精，正是因為他們

『飾邪說，文姦言，以澆亂天下，淆宇嵬瑣，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。』（解蔽）

惟其他覺得他們淆亂天下，顛倒是非，率領民衆於迷途。同時感覺得自身責任之所在，所以很自負的說：

『今夫仁也，將何所務哉？上則法堯舜之行，下則法仲尼、子弓之義，以務息十二子之說。如是天下之害除，仁人之事畢，聖人之跡著矣。』（非十二子）

荀子抱着這大的自負，而他的際遇極壞，終其生未得一展，南跑北奔，由趙而齊，由齊而楚，到處碰釘子；碰到晚年，才獲得一知事老爺的官位，已是人情之所難堪。兼之他在生之年，親眼看到，親耳聽見，不少駭人聽聞的大事：

（一）公元前三一四年周赧王即位，在位五十九年，至公元前二五五年荀子所讚歎服膺的

周室王統從此斷絕，只餘下一個互相吞滅的局面。

(二) 公元前二八六年，宋王假無道，齊滅宋。

(三) 公元前二八三年，秦以城易趙壁，秦王棄信而不與城。(這是他本國的恥辱更令他憤激。)

(四) 公元前二七八年，秦大將白起伐趙。(又是他切己的恥辱)

(五) 公元前二六〇年，秦大將白起坑趙長平卒四十萬人。(更是他永世難忘之大痛)

(六) 公元前二五五年，周赧王死，秦儼爲中國之王，竟有取周而代之之勢。

(七) 公元前二三八年，荀子一生最知己的春申君爲李園所殺。

以上所舉，不過事之較大者；至個人與個人之間，背信義尙欺詐，淫邪殺奪的慘劇，觸目皆是。荀子身處這樣的社會，日與這種人類相處，只有兩條路可走，不是屈服，便是反抗。他既不肯屈服，所以他的個性使一天一天的倔強起來。惟其倔強，所以一天一天的自負起來。同時由觀察人類動機與行爲的結果，不能不棄儒家傳統性善之說。荀子處境如此艱困，際遇如此坎坷，個性漸趨倔強。對人

表示其批評的鋒銳，對社會暴露其反抗的精神，對學問表現其『積爲』『全盡』的功力；結果認定人生與事業是從硬幹，死幹，建築起來的。大略篇裏有一段，最能表現此種態度與精神，簡直可以說是荀子的寫照：

『子貢問於孔子曰：賜倦於學矣，願息事君。孔子曰：詩曰：溫恭朝夕，執事有恪，事君難，事君焉可息哉？然則賜願息事親。孔子曰：詩曰：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，事親難，事親焉可息哉？然則賜願息於妻子。孔子曰：刑於寡妻，至於兄弟，以御於家邦，妻子難，妻子焉可息哉？然則賜願息於朋友。孔子曰：詩云：朋友攸攝，攝以威儀，朋友難，朋友焉可息哉？然則賜願息耕。孔子曰：晝爾于茅，宵爾索綯，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穀，耕難，耕焉可息哉？孔子曰：望其墉如也，頽如也，則知其息矣。子貢曰：大者死乎？君子息焉，小人休焉。』

三 荀子的宇宙論

我們中國人的宇宙論至重要的可以說有三派：

(一) 墨家 墨家的宇宙論，全由宗教立場出發，而又根據民衆的見解而成的。

(1) 以天爲有志意，兼賞罰之權的主宰：

『當天意而不可不順，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，必得賞。反天意者，別相惡交相賊，必得罰。』

(天志上)

(2) 天的意志是愛人，且願人類之互相愛交相利：

『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？以其兼而明之。何以知其兼而明之？以其兼而有之。何以知其兼而有之？以其兼而食焉。……天有邑人何用弗愛？……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，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？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。』(天志上)

『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，大家之亂小家也。強之暴寡，詐之謀忠，貴之傲賤，此天之所

不欲也，不止此而已，欲人之有力相營，有道相教，有財相分也。」

天志中法儀篇有「天欲人之相愛相利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。」

與此同意。

(3) 天之外有鬼神，亦具賞善罰惡之權：

『由此始，是以天下亂，此其故何以然也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，不明乎鬼神之能

賞善罰惡也。』(明鬼)

『古之今之爲鬼，非他也，有天鬼，亦有山水鬼神者，亦有人死而爲鬼者……』(明鬼)

(4) 崇人力而非命：

『昔桀之所亂，湯治之。紂之所亂，武王治之。當此之時，世不渝，而民不易。上變政，而民改俗。存

乎桀紂而天下亂，存乎湯武而天下治；天下之治也，湯武之力也。天下之亂也，桀紂之罪也。若

此觀之，夫安危治亂，存乎上之爲政也，則夫豈可謂有命哉？』(非命下)

(二) 道家 墨家的宇宙觀是唯神論的，以爲天之意志愛人，且冀人之彼此相愛。道家恰恰

與之相反，站在自然主義的立場，以天地之芻狗萬物，純出於自然之演化，不獨毫無意思之存在，並

且不仁之至，所以他說：

『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。』

他不但輕輕巧巧將傳統的天之觀念擊破，並且更進一步假設天地萬物乃由一個抽象的道所產生：

『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所以爲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名之曰道，強爲之名，曰大。』

老子雖然假設天地萬物由道而產生，但他所謂的道，決不似墨子的天，有意志能造作；而是『轉動之機械』，『無爲而無不爲的自然』，無爲是沒有甚麼東西在爲，無不爲是沒有甚麼東西不在爲，此即所謂自然，亦即所謂道也。

(三) 儒家 雖然孔子對天的信念不似墨子那麼神秘，但還以天爲具有意志的主宰：

『天生德子，和甦其如予何？』（論語）

『天之將喪斯文，後死者不得興於斯文也。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』（論語）